

家
說
公
集

性氣傳原序

余小子十五年前聞有此傳而不得見適佟漚伯中丞來楚出此傳曰此吾家秘本也噫我楚獻逆之變里中思司馬至流涕豈意廟堂之上必不見容致禍延宗社不可救藥不識何仇於君父何對於正人也此傳乃先生自供實錄然讀未終篇已憤懣至不可忍矣揆其首尾總由黨人圖其報復藉封疆之名目定先生之罪案以快其私憤而又顛倒黜陟以濟其功名蟒玉橫階鐘鼎列座竟置人國是於不問必以遼陽一塊土斷送已盡而中原亦拱手繼之是誠何心哉人每言曰先生勘亂之才

有餘奈剛愎自用視己太高故敗不可救功罪亦無以自明嗚呼此豈知公者哉當其時朝政不綱人皆泄泄庸懦者旣不足與言當事者有言而不聽公以一人大聲疾呼於其間則吠影吠聲者羣起而嗥皆曰剛愎國人飲狂泉反怪不飲之爲狂也固宜或又曰右屯固先生死所也移步入關如封疆何不知公不入關變且不測其功大矣自不與棄廣甯者同科然奸人交致欲加之罪不患無辭可爲千載信讞乎其曰性氣以自嘲亦以自傷也魏廷謨序

熊襄愍公集卷八

魏廷謨曰余見先生者三皆覺光風霽月和氣迎人並不識
有性氣厥後整頓遼東十分風厲羣小不便遂以性氣咎先
生一時議者不察亦以多性氣無學問少之嗟乎先生而無
性氣也亦知縱逃將容貪殘市恩僚佐矣先生而無學問也
亦知賂貂參貢金貝結納長安矣奈何以緯地經天之學
問獨掩於性氣亦知先生之性氣是卽先生之學問乎

性氣先生傳

性氣先生者不自知爲何如人爲遼事獲罪天下人知與不知
皆曰先生無罪性氣其罪先生無辭焉遂以性氣先生自命先
生六歲就鄉塾十歲牧牛十五讀儒書十九補邑弟子員二十
九領鄉試解額三十登進士三十一授保定府推官三十七行

取授工部主事四十改授浙江道御史巡按遼東四十三改差
南直隸提督學校四十五聽勘回籍五十一起大理寺寺丞陞
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略遼東五十二聽勘回籍五十三原
官起用尋以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鎮山海關節制廣甯登萊
天津三路僅六月廣甯路敗與巡撫并論此先生出處之大概
也先生之先爲南昌世官著姓自先曾祖道興公僑寓江夏祖
贈尚書高峯公府君贈尚書西莊公皆孝弟力田世爲農暨先
生從伯兄廷立始業儒爲庠生至先生始復通仕籍先生嘗聞
府君言漢口有經紀家火者其妻挾商貲一篋投道興公旣火

滅向其妻取篋不得爭溺死公曰向誤認我爲舅耳還之夫婦
咸願分以酬公公不顧而去楚愍邸怙世廟恩肆占民山場山
主張姓者抗其官尉尉有偶病死於高峯家者邸誣張持百金
脅公曰證則給冠帶養膳田土否則立撲死公曰吾不顧子孫
耶懼不免自詣繫郡獄及長史會郡理問於城隍廟中長史承
邸旨援逼公公大呼城隍神繩忽寸寸斷激授具中長史案長
史幾怖死然有司終畏邸勢不敢問繫三四年會邸變乃出以
此遭家難府君矢志讀儒書然生而混沌自孝親從兄外他一
無知者嫡母見背早撫於繼氏有大盜入獲繼拷財物急府君

從外闖入附繼背被斧捶已十數終感賊得釋去縣官聞以爲
孝遣召將勞之府君畏匿深山中數日一鄉皆笑爲痴仲兄橫
與同居動加毆詈府君怡受之仍具酒食謝以爲恆生未嘗一
見官府距城五十里或十餘年一往望見官府衙輒遠避不敢
過或見侮則一鄉羣起護之而與侮者讐又皆稱爲佛子先生
每念先德及此輒拊膺以僇身辱先自慟恨先生幼時聰穎強
記自就鄉塾後家益貧廢而事樵牧拾野穀負列國秦漢三國
唐宋各演義及水滸傳掛牛角讀之夜則對月或然香逐行照
看至夜分不寐府君喜而語太夫人曰兒必大吾家我卽貧尚

不至如我父遭耶難時且我二人止一兒不能教其竭力耒耜
績絀以供兒讀而以請於高峯公公固豫有夢於三十年前者
亟訓諸孫無驗至是曰是其應在牧兒乎一日呼先生至從伯
兄書屋乃甕牖而紙障者問先生曰聞汝七八歲時能屬對今
出一對曰紙糊窗眼餘光照我甚玲瓏蓋寓有屬望意而先生
不解第漫應曰絲作琴絃遺韻人人真雅妙公曰是其朱絲廟
絃可薦也卽日沐浴先生盡脫牧兒衣易以新服從伯兄受業
久之伯兄迭遭大故迫於襄事間易他師終家貧不能具束修
而先生精進愈自力時高峯公春秋九十矣謂府君曰汝勿憂

貧兒定驗吾夢惜吾不及見耳迨公卒數月而先生入學每試
輒首諸生高等會戊子己丑庚寅歲連饑人相食府君困甚屬
先生家事先生方二十晝則手一書牽牛牧豚力作夜則躬挑
糞踏車肩踝爲穿終不救赤槁一火則鬻衣物繼田產牛畜僕
輩皆已盡則采菱藤榆葛櫟蕨蝦螺之屬以充腹闔室奄奄臥
不能出門戶兄弟親戚粒米不相通賴太夫人姊氏李姨娘鄰
居賣油皮老與其姬時爲那濟又數有天幸每乏絕輒遇考以
異等獲優賞補湊遂得不死云先生旣憤戚族不相救又嘆其
邑之縉紳先生徒慕其名高其文無一仗義周其急者而同儕

又工爲涼燠於杯酒色笑間往往不堪至罵座去而獨市隱於
陶老酒肆中陶老樂共先生飲不取錢醉則闌入平康以舒傲
平康聞先生名皆知敬先生亦有厭而不禮者先生不爲意獨
驚驚然於同儕暨薦紳先生絲毫必以較人因號先生爲長狂
或曰先生之性氣亦多激成於此先生旣屢蹶於場屋窮困無
僕從每入場皆府君同一老蒼頭挾送及甲午府君望益急又
蹶遂因憂成疾語先生曰吾與汝祖皆欲生見汝富貴今吾又
不能待矣遂卒慟哉初府君命先生習儒時或有哂其妄者府
君恥之又見從諸兄不緩急輒忿曰汝欺量吾可欺量汝弟耶

竟賞此志以歿而先生恨不早成名以至於此數日不食捶磔
求死太夫人哭而慰之力不能卜兆權厝於屋左朝夕哀鳴不
輟丁酉服闋中鄉試第一人郡大夫公宴優人扮三元先生痛
府君不生見泣下郡大夫爲之輟戲時主考爲太史源明銓部
蘅洲兩馮先生因搜落卷得先生自喜及見先生偉然魁岸源
明先生虞其折也醺之以和蘅洲先生虞其夸也醺之以矯而
先生偏得其性之所近以至於禍嗟何及哉自先生墨卷出海
內傳誦稱名解元明年捷禮闈都人士爭識其面已定擬館選
有中之於同邑明龍郭公者遂爲他人得去而尋乃知先生之

爲人深悔之先生念府君浮殯請給假遷葬歸而披荆拂莽者數月始得兆就窆窆惟是衣衾棺槨導從車馬之盛一如葬大夫禮鄉人榮之謁選理保定保定於直隸視他省會城凡轄州邑二十又鎮一都司一營五關二衛六而李職又於三鎮四關六餉部各道府協路事皆得問一應官評吏治軍實民岩先生皆應手而辦無留滯聽斷準情法理冤雪枉人誦其神明終任計所出及改矜疑者三百餘人詳平反錄署郡篆一年有八月北方徵耗以每兩重一錢爲廉重者至二錢以上藉加派名任意增減民不知有奉停十餘年猶在徵者大戶自收自解實官

取耗去府又利於大戶壓收以及府幕府快下州邑橫斂解催
諸爲民苦者先生一一釐正作徵收則例立由票比限起解銷
錠諸式請撫臺汪公應蛟通行六府著爲令諸凡驛遞屯馬一
切利病興除詳署事錄汪公謂先生曰吾第以公爲文章士何
政事精敏若此吾不如也先生告以少時賤苦狀公益加敬焉
時礦權閹王虎王忠馬堂張華環萃一郡擇人而食而虎尤暴
先生得其爪牙輒撻死不貸會虎以盜礦誣繫山民二百餘人
多斃者而郡亦先奉上檄繫其叅隨十許人相持愈益急先生
一日代閱邊虎飲先生語及脅先生叅逮先生厲色曰公肅客

不舉酒奉客而遽脅客乎且問公礦絕否曰久絕當撤否曰不出二年吾年老否曰三旬先生曰天子向聽公衆逮者意多得礦金耳然未嘗不以被逮者爲愛民今礦旣絕有撤意猶衆有司不置警管租者租不能完徒日害佃民告莊頭自卸其主人必厭厭則公必危且吾輩得公一參疏賢於百薦牘卽參回家住十年必大用而年止四旬何官不可爲耶奈何脅我虎上酒懷謝先生因爲山民請虎出之先生卽釋其參隨乃懽甚告先生曰吾輩誠不樂久於此但不敢言撤若兩臺連牘急請吾輩就中幹旋可得也如言不數月果撤去華門下有充假官肆虐

者捕得論死華多方求脫不得而心益憚先生往稅差投牒直
上府堂公案旁立而覲守守莫如何官隨韋千戶呼導拜郡守
同上客一日華過郡韋與俱掌禮者以舊例止往拜送一下程
告先生命設盛饌厚儀具戲并各雜劇官隨皆設酒折犒華大
喜過望亟命官隨叩頭謝韋亦在焉而自後投牒無不堂下叩
頭者聞者皆服先生能駕馭此輩尤留心荒政遇地方饑則痛
愴念當年身受時庚子旱所在搶市亂汪公勸民捐賑立賞格
如鬻官例無應者有司多以饑而不害報先生痛民死相望流
涕言狀於公曰勸民捐賑固大善倘民亦還詰官之爾俸爾祿

則何以應愚謂欲勸民捐當先自官始欲勸官捐當先自上官
始若公倡於上某雖貧猶能易袍帶捐百金佐美意公見狀感
泣搜四百金發郡爲官民倡一時道府廳州邑官各捐二三百
以及士民每邑有積至數千金穀數千石者遍地煮粥先生親
行查督所全活無算甲辰年大水撫臺孫公瑋煮粥賑給如庚
子故事初府儲空自先生署篆始積穀二萬餘石至是他郡皆
無穀獨保定賴是以濟時新安安州雄縣高陽四邑皆已沼先
生躬督諸令坐水牀拖行泥中三月心骨慙搖手足龜折不言
苦先生嘗自言理郡無他可稱惟有救荒兩次差於素心無歉

耳在郡六年薦三十以上皆首剡爲天下理官第一會明龍公以假邸事忤宰相沈公一貫先生倡言佐公宰相黨因不快及公被妖書誣身囹圄楊村家僮書辦長班皆捕下詔獄緹卒圍舟四面逮且在旦夕屬崔金吾爲先生部民方用事感平日恩禮拷掠稍縱得不誣服遂免公當是時道路不敢題江夏字親知畏匿先生獨遣役往京偵信密報公仍不時送湯酒山炭爲禦寒具公向忤歎曰吾交遊遍天下提攜遍鄉邑今無一人問而顧得之於不獲館選者吾甚愧聞二夫人孕吾二夫人亦有子且皆將及期俱子耶結兄弟俱女耶結姊妹一子一女耶結婚